

小野不由美◎著 何宜睿译

2

尸鬼

SHIKI Volume 2 by Fuyumi Ono
Copyright ©1998 by Fuyumi O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2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尸鬼. 2 / (日) 小野不由美著 ; 何宜睿译.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5
ISBN 978-7-5463-9346-9

I. ①尸… II. ①小…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359号

尸鬼 2

作 者	[日]小野不由美
译 者	何宜睿
特约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开 本	680mm×960mm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ISBN 978-7-5463-9346-9 定价：3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目 录

第一章 3

“……这一连串的死亡似乎有传播扩散的倾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们都得了某种传染病。”

第二章 43

敏夫愈思考愈觉得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否定了，就好像发生了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令人匪夷所思。

第三章 73

静信低头称谢，内心十分感激光男的信任。然而，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静信竟突然有了一丝罪恶感。

第四章 101

村子里的人终于意识到健康的可贵，也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这种全新的观念一直在村民间蔓延，再过不久，前来求诊的病患一定会比现在更多。

第五章 143

身为全村的信仰中心，位于如渔网一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枢纽，静信并未感受到这种变化，然而整个村子的面貌却由外而内逐渐改变。

第六章 168

“患者出现缺氧的状况，为什么不直接叫救护车把他送来？还有，你又不是医生，凭什么说他只是小感冒？外行就不要充内行，不要随便给他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第七章 193

医生没有命令患者来医院的权利，是否要看医生完全取决于患者本身的自由意志。

第八章 234

“院长真的太辛苦了，最近的火气又特别大，一看就知道是太过疲劳的关系……”

第九章 266

阿彻动也不动地凝视着虚空，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武藤又叫了一次儿子，伸手按住额头，想让儿子转过头来看着自己，却发现儿子的前额一片冰冷。

第十章 303

如果死去的人真的能回来向活着的人道别，如果躯壳早已被埋入土中的阿彻真的能够借由某种形式保留自己的意志与行为模式，那不知该有多好。

第二部

来自深渊的呼唤

第一章

第壹话

“……这一连串的死亡似乎有传播扩散的倾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们都得了某种传染病。”

后藤田吹葬礼后的第二天夜里，静信穿过墓地造访尾崎医院。准备室的灯光早已熄灭，不过面向庭院深处的那扇窗户倒是灯火通明。一楼最角落的房间就是敏夫的卧室。

静信绕过院子里茂盛的灌木丛，朝着庭院深处前进。蕾丝窗帘后敏夫的卧室是静信十分熟悉的景象。卧室原本是医院的接待室，静信已经忘了敏夫的房间突然从二楼被移到这里是小学几年级的事。虽然这间房间比之前那间宽敞，但敏夫似乎是对“二楼”更加不舍与留恋——没错，这并不是敏夫的意思。虽然静信当时只是个孩子，却也十分清楚孝江把敏夫的房间移到一楼的理由。直到现在，静信仍然对敏夫十分歉疚，带着些许的罪恶感。今晚，静信一如往常地伸手敲敲房间的玻璃窗，坐在床边的敏夫立刻抬起头来，示意静信赶快进来。

“嘿。”

从房间的杂乱可看出敏夫过去的故事。从小学时就不曾移动过的单人床跟书桌。即使原本塞满了书架的参考书变成了医学书籍、矮柜里面的玩具和唱片也被一瓶瓶的洋酒所取代，静信也一点都不觉得这些转变有任何

突兀的地方。

“来一杯吧？”

敏夫拿起酒杯，打开房间里的小冰箱。这个小冰箱是敏夫回来继承医院之后唯一添购的家电。也不等静信回答，敏夫就在另一只高脚杯里面加入冰块。

“这么晚了，找我有何事？”

敏夫边斟酒边问道，语气听起来有点故作轻松的味道。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启齿的静信，只好盯着手中的酒杯不发一言。敏夫干脆就盯着荧光屏幕上向来不感兴趣的电视节目，点燃手上的香烟。

“……村子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是什么？”

“先是秀司，然后是山入的那三个人，紧接着是小惠、义一以及阿吹。你不觉得才一个夏天就死了这么多人很奇怪吗？”

敏夫回答得十分不以为然。

“去年夏天，村子里死了四个人；今年也不过比去年多三个而已。天气一热，老人家的体力本来就会变差，久病缠身的老人家更容易出状况。再说，今年夏天比往年热得多，不必大惊小怪吧？”

“我不是在跟你说这个。”

每年村子里死了多少人这种事，身为僧侣的静信清楚得很，不必敏夫来提醒。

“村子里不少老人家都像义五郎一样隐疾缠身，更不乏像义一那样久病在床的病人。每年总是会有几位老人家离开人世，这几年一路看下来，倒也习惯了。但像秀司那种正值壮年的人就不一样了，他又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好端端的壮年人，怎么会突然病死？”

敏夫回答得更加漫不经心了：“秀司本来就是成人病的危险族群，随时都有可能罹患癌症、心脏病或是脑中风，也不是全无猝死的可能。”

“那小惠又怎么说？我知道年轻人不是全然没有猝死的可能，以前发

生过类似的个案，未来也有可能再度发生同样的悲剧。可是半个月来一连死了那么多人，这样正常吗？阿吹的年事已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她也明白自己的健康情形，所以早就将自己的墓地整理好了。如果罹患急病而死的只有她一个人，倒还可以视为正常的个案，一点也不足为奇。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阿吹正值壮年的儿子也死了。秀司不但身强体壮，而且也没什么宿疾，却莫名其妙地死了，半个月后母亲也跟着走了。他们两个都走得十分突然，连住院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还能说是正常现象吗？”

“也不是全然不可能。儿子先自己一步而走，年迈的母亲当然会万念俱灰。”

“亲哥哥去世的悲痛都忍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承受？”

静信凝视着敏夫，却只看见他若无其事地看着电视节目。

“村迫秀正也是年纪一大把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人世。若猝死的人只有秀正，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义五郎和三重子的情况也一样。然而三个住在同一个村落的人几乎同时死去，然后正值壮年的外甥也跟着过世，半个月之后，连亲妹妹都离开人世。这些人全都没有就医的机会，我们甚至连他们到底哪里不舒服都不知道，而你却认为这算是正常状况？”

敏夫没有回答。刺鼻的烟味似乎让他颇为烦躁，只见他眉头深锁，不发一言。

“个别检视他们的死亡的确找不出什么疑点。老人家的过世本来就很常见，年轻人的猝死也是时有所闻，若只有一两个人去世，或许还没什么好奇怪的。可是短短半个月之内一连死了那么多人，这种不寻常的连续性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不是瘟疫？”

静信的质疑让敏夫不由得将视线从电视屏幕上移开，然后把手中的烟头捻熄。

“你的说法可真复古。”

敏夫幽了静信一默，调低了电视机的音量，然后从茶几下方拿出一沓资料。

“今年夏天的确死了不少人。”他的手指划过一份又一份资料，“死者以老人居多，就算将原因全归咎于异常炎热的天气，也有点说不过去。就我所知，在半个月内村子里共有七名村民接连死去，其中包括大川义五郎、村迫秀正、村迫三重子、后藤田秀司、清水惠、安森义一及后藤田吹。”

静信点点头。

“那么，去年一整年总共死了多少人呢？就我所知只有八个人，其中有五个人的死亡证明书是我开的，另外三人的死亡报告则是由沟边町的医院转过来的。就算村子里还有我不知道的死者，总共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十个。外场村的平均年龄比全国标准还要高出不少，算是偏高了，相较于去年村子里只有不到十个村民死亡，今年夏天从八月上旬到中旬间，死亡人数就已经直逼去年年度的总和了。即使光从数字来看，这也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

“嗯。”

“问题还不只如此而已。秀司的死因至今未明，表面上虽然是死于心脏衰竭，事实上没人知道他确实的死因。义五郎如此，秀正也是如此，小惠和阿吹更是如此，这五个人全都死得十分突然，而且还死得莫名其妙。警方虽然将三重子婆婆的遗体送去解剖，也没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七个人当中唯一确定死因的，大概只有义一而已。”敏夫轻轻拍了拍手中的资料。“这种现象实在诡异，而且秀司是秀正的外甥，阿吹则是秀司的母亲。山入那三人彼此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像一家人似的生活在一起。在死因不明的六人当中，只有小惠跟其他的死者完全没有牵连，其他五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交集。从这点看来，这一连串的死亡似乎有传播扩散的倾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们都得了某种传染病。”

静信深深叹了口气。不明的情况固然令人不安，水落石出之后却也未必让人舒坦。对村子来说，这答案无疑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万一真是传染病，那可就麻烦了。”

村民的人际关系就像渔网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村子里的人家也几乎没有埋设污水下水道，虽然在兼正的争取之下，沟边町拨出经费协助外场村设置污水处理设备，然而还是有少部分的家庭废水直接排放到河川之中。即使自来水管早已架设多年，大部分的村民还是习惯抽取地下水，住在深山里的居民甚至直接将山泉水当成饮用水。村民的墓地遍布村子附近的丘陵，外场村至今仍然保留土葬的习俗。

面对静信的质疑，敏夫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不见得就是传染病，现在还言之过早。”

“可是……”

“先别急着下结论。”敏夫压低了声音，“人不是神仙，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有了预设立场反而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事态更加严重。”

“说得也是，我太急躁了。”

“以目前的情况而言，的确很像是传染病，然而没有人敢下定论。目前根本找不出症状相符的传染病，连个病名都想不到，只能说情况尚未明朗而已。这种病可能有传染性，也可能没有传染性，可能是病毒所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细菌所引起的，更不能忽略寄生虫传染的可能性，或是集体食物中毒的可能。所以我只能说村子里发生了异常状况，除此以外一概无法确定。”

静信点了点头。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务之急就是找出短时间之内村民大量猝死的原因。”敏夫将病历表从资料堆里翻了出来，“我在八月十二日那天前往清水家替小惠看诊，小惠是前一天，也就是十一日病倒的。据说从搜山那天起，小惠的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因此我判断十一日那天就是她发病的日子。十一日之前的那几天，小惠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

状，至少她的家人没发现她身体不适，小惠本人也不曾抱怨过哪里不舒服。等到家人发现情况不对，请我过去看诊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日的午夜，三天之后小惠就死了。因此，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天。然而，我在十二日当天替小惠看诊的时候，并未发现任何足以致命的症状，当时的她一点都不像得了什么重病。”

“嗯……”

“小惠健康得很，除了贫血，一点毛病也没有。老实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她为什么会突然死掉。”敏夫将小惠的病历表丢在桌上，点起另一根香烟，“我不能否定传染病的可能性。万一真是传染病，可能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立刻展开调查，以便掌握状况。但是，事情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敏夫点了点头：“当时一看到小惠，只觉得她全身上下都没什么精神，好像连开口说话都懒得样子，而且她本人也没感觉到特别不适。说到底，她唯一的毛病就是贫血，所以她当然不会觉得哪里不舒服。如果出现发烧、头疼这些明显的症状，患者本身也会有所察觉，可是若只有疲倦或全身无力，绝大多数的患者根本不会想到去看医生。这种传染病的初期症状若这么不明显，事情可就棘手得很了。”

静信微微颌首，他明白敏夫话中的含意。

“没错，全身无力或是容易疲倦本来就很普通，夏天的时候更是常见。有时以为自己好像发烧了，一量体温却发现正常得很，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

“是啊，一般人不会为了这种小毛病求诊，我们也不希望一有这些小毛病就跑到医院来凑热闹。”

“若病患也有这种想法，那就更麻烦了。他们会替自己的不适寻找理由，可能是小感冒，可能是过度疲劳，也有可能是饮酒过量，不管原因是什么，都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等到症状加重了，他们顶多稍

微休息一下，根本不会想到要去看医生。”

“病患没有警觉心的确是最大的问题，人们总是认为睡一觉就会好了。可是这种病发作得很快，一旦延误治疗，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就在村民不知道该不该上医院求诊的时候，村子里出现一具死因不明的尸体。敏夫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具离奇死亡的尸体上面，没有追溯病史的时间，也没有找出死因的余裕，甚至连研究治疗方法的机会也没有，事态就一直恶化下去。若清水家的人当初没请敏夫替小惠看诊，现在摊在静信面前的除了“无法解释的连续猝死事件”之外，完全摸不出其他的头绪。

“这种病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症状。”敏夫下意识地翻着桌上的资料，“小惠的初期症状是贫血。义五郎和秀正的症状不明，不过三重子在两个老人家去世之前曾经到医院拿药，当时就说他们两人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似乎得了流行性感冒。”

“秀司去世之前好像也有同样的症状。阿吹当时说她以为秀司只是得了小感冒，或是轻微中暑而已。”

“这件事我也知道。阿吹说秀司可能罹患感冒，可是却没有发烧。三重子的说法也一样，他们的共通点就是全身懒洋洋的，没有食欲，脸色也不太好，硬说是生病也不像，不过看起来就是不太健康的样子。我想这应该也跟贫血有关才对，要不然就是类似贫血所产生的症状。不管怎么说，这种怪病的初期症状都十分轻微，患者的病情却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急速恶化，还来不及治疗就溘然病逝。”

“三重子不是死于猛爆性肝炎吗？”

“没错。山入的那两位老人家、秀司以及小惠四人的死因不明，阿吹应该是死于急性肾衰竭所引发的尿毒症，至于义一的死因则是吸入性肺炎。村子里一下子死了七个人，我知道的却只有这么一点点。”

静信不由得吞了口口水。敏夫需要更加详尽的资料，然而，这种怪病所引起的初期症状十分轻微，往往会被警觉性不高的患者忽视。患者不到

医院就诊，敏夫就无法取得临床病例；但若通过公所向村民宣传就诊的重要性，静信又怕到时会出现一大堆没病也来看医生的村民——毕竟这种怪病的初期症状实在是太不明显了。

敏夫嘟囔了一声，仿佛看穿了静信的心思。

“直接向村民公布真相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引起全村的恐慌。若每个人只要出现倦怠，没有食欲或是容易疲倦的症状就跑来就诊的话，医院势必会因为数众多的患者而造成瘫痪。如果事后证明这真的是一种传染病，医院也会成为最大的传染源。”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恶化吗？万一真的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还是要请他们到医院就诊才对吧。”

“这样子哪里忙得过来？”敏夫喟然一叹，“我希望真正患病的人不要忽视身体的警讯，赶紧来就诊；我也希望没得病的人不要大惊小怪，没病都被自己说成有病。问题是，他们本身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是否罹患了这种怪病。”

静信点头：“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提醒大家才对，至少呼吁大家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我闭着眼睛也猜得出来。但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请求公所的协助了。”敏夫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会跟保健科的石田先生商量，请他通过公所呼吁全体村民注意身体保健。这似乎是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了。”

第贰话

“可惜的是，我无法断定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状况……”

以往自成一格的外场村，如今已属于沟边町的一部分。沟边町没有保健中心，外场的保健业务则是由外场办事处的保健科负责。每个村落都设有一个保健科，由公所的保健科负责统筹管理，然而全部的人力却只有石田一人而已。更何况石田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忠实地宣导沟边町的政策，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纯粹只是个行政人员罢了，若真的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光靠石田一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八月二十三日晚间，静信和敏夫邀请石田到寺院，向他说明当下的情况。刚开始石田还有些半信半疑，然而当敏夫开始叙述事态的严重性之后，他顿时脸色大变。

“去年夏天总共死了四个人，其中六月两人，八月和九月各一人。严格说来，应该说去年我所经手的死亡证明书就只有那四个人而已。八月份的死者是死于心肌梗死，死亡人数跟往年比较起来并没有特别突兀的地方。然而今年却一连死了七个人，而且现在还只是八月下旬而已，因此单纯地就人数来比较，今年的死亡人数也比去年整整多出六人。”

“多出六人……”

敏夫点点头：“以村子往年的死亡率来说，今年的死亡人数的确是多了一点。当然我也知道光看数字表面并不代表什么，必须经过统计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然而不可讳言的是，多达六人的差距的确令人触目

惊心。”

“说得也是。”石田忍不住点头赞成，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助。

“所以我敢断定，今年八月村子里一定出了什么状况，结果就是导致比往年高出许多的死亡数字。外场这么个小村子，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居然一连死了七个人，而且绝大多数的死者都是死于突发性的病症，因此我才会猜测村子里可能爆发了集体感染的疾病。”

石田以手帕拭去前额的汗水。今天晚上似乎特别闷热，潮湿的空气令人透不过气。石田面前的啤酒早已看不到气泡，只剩下玻璃杯表面的水珠沿着杯缘滴滴滑落。

“可惜的是，我无法断定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状况。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七名死者死前都会出现轻微的症状，然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急速恶化，最后导致当事人的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似乎会在近亲之间传播，至少我可以确定感染范围有扩大的倾向。”

石田以求助的眼神看着敏夫。

“目前还不能确定真的是传染病吧？”

“没错，我真的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然而太过乐观的态度只会让我们错估情势，若那些人真的是死于传染病，到时候铁定会落得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我个人建议最好还是将这个现象当成传染病来处理。”

“可是……”石田又拿起手帕擦汗，“随便发布消息，又怕引起村民不必要的恐慌……”

“问题就出在这里。”敏夫叹了口气，“这种怪病的初期症状十分轻微，万一那些村民陷入恐慌，势必会一窝蜂地跑到医院来求诊，到时医院的运作铁定会瘫痪。若这种怪病真的有传染性，在不知道感染原因和感染途径为何的情况下，蜂拥而至的患者更会将医院变成巨大的感染源。如果情况允许，老实说我反而比较倾向封锁消息。”

石田点点头。尾崎医院对外场而言十分重要。总人口数只有一千三百一十九人的小小山村居然有间颇具规模的医院，这是很少见的。这么多年

来，尾崎医院一直在替村民的健康把关，大家对医院除了有一份感激之外，更存在着一份道义。除非是尾崎医院主动介绍，否则村民们绝对不会到其他医院求诊，因此一旦发布传染病的消息，全村的村民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把医院挤得水泄不通。

“可是……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看到石田不知所措的模样，静信连忙加以补充：“能不能请石田先生通过保健科对村民发布消息？就说最近天气炎热，请大家多多注意身体健康，我想这样子就可以了。”

“发布消息不是不可以，只是……”

“如此一来，身体不舒服的村民就会尽快来医院就诊了吧。”

敏夫点点头。

“天一热就没什么食欲，绝大多数的人都只摄取水分，没吃什么东西。这时若保健科发布消息，请全体村民三餐定时定量，不要刻意节食的话，我想应该会收到不错的效果。即使只是单纯地请村民注意身体健康，也能事先预防营养不良所造成的身体不适，这对于临床病例的筛选帮助非常大。”

“嗯，言之有理。”石田以手帕擦擦晒成古铜色的后颈，“不过这样就够了吗？需不需要研拟什么对策，以防备感染扩大的情况？”

“我也很想啊，然而以目前掌握的资讯来说，也没办法定出什么具体的对策，顶多就是呼吁村民不要生饮井水、下田干活的时候自备饮用水或是常洗手之类的而已。事态未明之前最好保持低调，否则只会让村民更加疑神疑鬼。”

“嗯。”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只能从收集资料开始。村民希望保持死者遗体的完整，别说是医学解剖了，连替死者抽个血都十分不容易。若不在患者变成尸体之前请他们前来医院就诊，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村子里到底出了什么状况。”